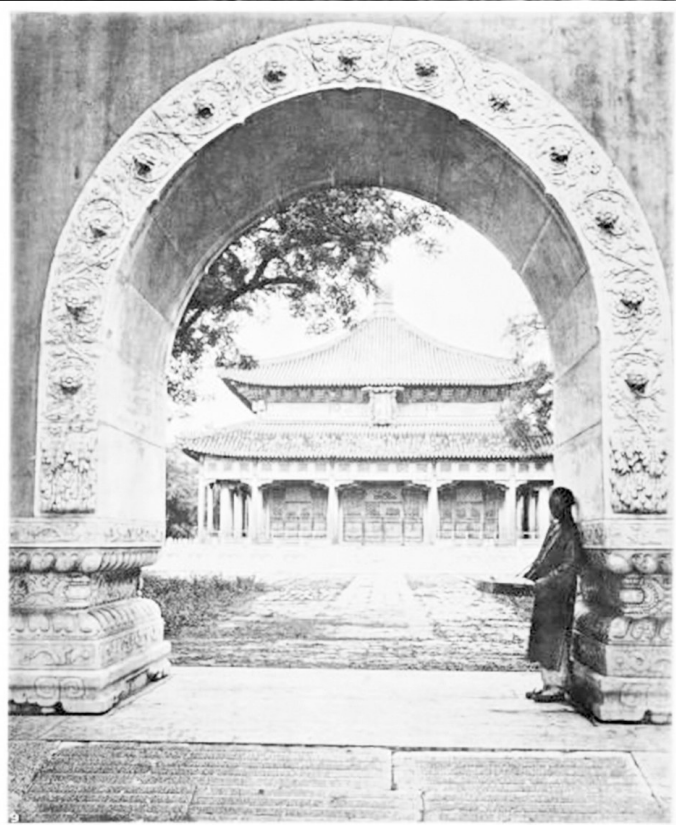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07年留学生殿试,这是参试考生拍的,可能是殿试唯一的影像了。考生拎着装有笔墨纸砚的考篮,正从中和殿后面,奔保和殿而去。



孔庙大成殿。



国子监皇帝讲学的场所——辟雍。



贡院牌楼,上书“为国求贤”四个大字。



贡院里的考生。



燕京大学的女学生。



1947年清华大学校庆活动中同学们玩传统的“斗牛”游戏。



辅仁大学全景。

千年赶考 一城逐梦

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落幕,千万学子步入考场,十二年磨一剑,将在此刻一试锋芒。这场牵动无数家庭的大考背后,是一条绵延千年的选才之路,“成才密码”早已藏在城市肌理与历史文脉中。

科举时代,举子们的“赶考动线”由“会馆—国子监—贡院”组成。来自全国的数万名考生,先到会馆落脚,再拐入成贤街,怀着朝圣般的心情,在孔庙的进士题名碑前默默祈祷,随后走向贡院那令人望而生畏的“龙门”。

湖广会馆就是由两湖籍官员集资兴建的,用来招待湖南、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。在交通不便、食宿难寻的年代,这里是两湖学子的“京城根据地”,不仅提供免费食宿,也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社交场所。

作为儒生,孔庙自然要去拜一拜的。孔庙是元、明、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核心场所,国子监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,两者相邻而建,遵循“左庙右学”的古制,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“文脉心脏”。

让考生们心生敬畏的,是孔庙院内的198通进士题名碑。这些石碑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清末,镌刻着元、明、清三代各科进士的姓名、籍贯和名次,总计51624人。历史人物的名字一个个清晰可辨,这石碑无异于一套“卷王

励志教材”。

怀揣梦想,走进建国门附近的贡院,这里的气氛却犹如炼狱。高达丈许的围墙,墙头上布满了防止作弊的荆棘,“明远楼”作为考场的“制高点”,监视着考场内的一举一动。一排排低矮狭窄的号舍,每间约1.4平方米,仅能容一人端坐。考试期间,考生要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三天两夜,白天伏案答题,晚上蜷曲而卧,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贡院的号舍一度多达1.6万间,密密麻麻,犹如“蜂房”一般,十足的压迫感。

1900年的庚子国变,毁了顺天贡院,以至于1904年的全国会试,不得不改在河南开封举行,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。

末代状元刘春霖在保和殿被钦点,他的荣耀成了科举制度的绝响,他本人也被称为“第一人中最后入”。

秀才们从八股文里抬起头,惊觉自己的学问转眼就过时了。对于新学,民国教育部还没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的统一考试,“高校自主招生”就成了时代的“必然选择”。

从1912年到1937年这二十多年间,北平作为全国的教育中心,依旧学子云集。这其中,北大、清华、燕京、辅仁“四大名校”,构成了当时高等教育的“第一梯队”。在自主招生的赛场上,他们也展开了一场关于“选材”的

对决。

北大是最早“不看分数,只重才华”的学校。1917年,胡适在一份国文试卷上看到了一篇极为出色的作文,当即给出了满分,可当校委们调出这份考生的完整成绩单时,却发现数学是零分,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。最后,蔡元培支持了胡适,破格录取。这位考生就是罗家伦,11年后,年仅31岁的他,成了清华大学的校长。

在命题上,北大风格也极鲜明,如“蒋介石对日不抵抗,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,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”。其他科目也是“大题为主”,不考死记硬背,只关注考生是否具备“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”的底层能力。

清华的招生理念,带有强烈的“学者治校”色彩,每个科目的命题人,都是当时国内该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大师。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,是国学大师陈寅恪。1932年,他破天荒地增加了一道“对对子”的题型,两个上联:一个是“孙行者”,另一个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

在近千名考生中,只有三位考生勉强对出了符合要求的下联,分别是“胡适之”“祖冲之”和“韩退之”,而“王引之”才是陈寅恪心中的标准答案。

燕京大学是标准的“精英教育”,其招生标准,完全是美国藤校作派。

除了常规科目,学校还加试了一门智力测验,题型和考察模式与现在的GRE考试逻辑部分高度相似。

所有通过笔试的考生,还要在贝公楼参加由司徒雷登主持的全英文面试,考生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“如何服务中国”。

辅仁大学由著名史学家陈垣担任校长,在他的主张下,学校明确提出“国文与外国文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工具”的教学原则,把“国文”设置为必修课,而且要求“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,一律须补修一年国文课程”。

辅仁大学的国文试题,风格极为“传统”,甚至可以说是“保守”:作文经常采用《读书志不在温饱论》这类儒家思想的题目,而且要求考生必须用文言文写作。

这四所顶尖学府之间,虽然存在着激烈的“生源争夺战”,但在考试时间的安排上,却有着一种“心照不宣的默契”:各校都会提前公布招生章程,故意把考试日期错开,不让考生们顾此失彼。

这段教育探索被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彻底打断。不过,中国人对“升学成才”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渴望从来都不会变。每年高考季,仍有大量考生和家长到孔庙、国子监“讨彩头”,希望能沾上一点“学霸气息”。

孙文/文 孙文晔 李哲/图